

爱与其他——论欧大旭小说《没有地图的世界》中的本体与喻体

蔡晓玲

内容摘要: 欧大旭小说《没有地图的世界》，书写一九六〇年代的印度尼西亚（印尼），国家与民族之间的融合与分裂、矛盾与冲突。“爱”与其他原本互不相干，却被放在同一个语境中，被赋予联系。由“爱”反向思考“历史”命题的叙事手法，也充分展现了欧大旭对东南亚历史叙事的创见与野心。本文将尝试分析《没有地图的世界》中，作者欧大旭如何以“爱”作为喻体，把一个宏观大叙述转换成小故事，进而探讨蕴含其中的大我意识。

关键词: 欧大旭；没有地图的世界；印度尼西亚；东南亚历史

作者简介: 蔡晓玲，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当代文学和马来西亚华人文学。

Title Love and the Others: Discussions of Tenor and Vehicle in Tash Aw's *Map of the Invisible World*

Abstract *Map of the Invisible World*, the fiction by Tash Aw, depicting the fusion and division of a country,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between ethnic groups during the 1960's in Indonesia. The concept of "Love" and the others as Tenor and Vehicle were related under same context. Tash Aw tried to ponder the meaning of love and "historical" in his works. He displayed his ambitions and attempts to historical narrative on Southeast Asia, convert a macro-narrative into a short story. This paper is attempting to analyze the metaphor of "love" and figure out the possibility of the hidden meaning.

Key Words Tash Aw; *Map of the Invisible World*; Indonesia; Southeast Asia

Author Chai Siaw Ling is PhD Candidate of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Faculty of Arts &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Malaya. Her major researches are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nd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Email: emily_siawling@yahoo.com

欧大旭（1971-）生于台北，幼时随其马来西亚籍双亲回到吉隆坡居住，完成中学教育后才到英国留学，其后在英国住了二十年。三个不同文化背景——国籍马来西亚、祖籍中国与现居地英国，强化了欧大旭对身份认同的思索。在他小说中常探讨身份课题，且怀拥为东南亚国家写史的意识与企图。不可讳言，

东南亚历史已经成为欧大旭小说书写的核心主题。从第一部小说《和谐丝庄》以一九三〇与四〇年代、英国殖民与日本占领时期的马来亚为背景，第二部小说《没有地图的世界》更是扩展其国族寓言的版图，书写一九六〇年代的印度尼西亚（印尼），国家与民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史学家写史，是记录客观上的真实事件，而小说家写史，则是为了重现情感或心理层面的真实记忆。简言之，作家的写实是一种创造性的（主观的）书写，也是“诗的写实”，而不是临摹的写实。鉴于小说虚构的自由性，作者在撇开政治忠贞度（political correctness）不谈，更可以任意寻找切入点。欧大旭在访谈中透露：“虽然我的两本作品看似在宏大的历史架构之下完成，但是它们原先也只是一个很小的家庭故事或爱情故事，并不复杂的。”¹这种写法是把一个宏观大叙述转换成小故事，但既然大叙述可以寄托于小故事，反之亦然，我们也可从书中的小我，窥探蕴含其中的大我意识。

台湾学者李有成在《没有地图的世界》导读中提及：“《没有地图的世界》所叙述的恐怕不仅是个爱、恨与背叛的故事而已，欧大旭的野心其实是在记录现代东南亚历史中相当艰涩的一段插曲”²。诚如刘勰的《文心雕龙·隐秀》提到一种“隐”的写法：“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夫隐之为体，义生文外，秘响傍通，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渚之韞珠玉也”³。“隐喻”就像密码，意义潜藏在表面之下，需要破译才能获知。本文将尝试分析《没有地图的世界》中，作者欧大旭如何以“爱”作为喻体，书写这一段东南亚历史下的大课题。

一、兄弟之爱

欧大旭曾经在访谈中提到，《没有地图的世界》涉及历史的部分，尤其是印尼和马来西亚的关系：“印尼就像个大哥哥，而且还是个有点危险的大哥哥。”⁴印尼与马来西亚本是一体，两个国家语言和文化相近，宗教、风俗习惯也雷同，两国人民交往密切，未独立前难分彼此。这就像书中的约翰与亚当，他们本来是一对兄弟，但哥哥约翰先被马来西亚的有钱人家领养，带到马来西亚展开新的生活，独留弟弟在孤儿院，他们的人生从此划为两半。

两兄弟的差别是，哥哥约翰还保留着前生在孤儿院的记忆，弟弟却因为被遗弃的感受太深，而选择将过去遗忘了。由于还保留记忆，对哥哥而言那“前生”也还是“此生”，只能将自己抛入一种悬浮或漂流的状态（或存在），来承担一切痛苦的记忆。于是约翰一直无法停下他的虚无漂泊感，他要不断的奔驰，“在黯淡无光的十字路口，他连看都没看一眼就闯了红灯。他从来不注意其他车辆，他从来不注意任何事物”（67）⁵，“他必须持续移动，只要他不是静止的状态，他就会没事。天空下着雨。有时他可以想见海。他飙驰过这寂静的城市。”

（367）这便是直接面对的痛苦，面对过去的剥离所撕扯开的无尽的时间空洞，没有终点的移动。这种拒绝未来的启动而继续活在过去的人，他们没有现在，抑或，他们抵抗“现在”的存有。相对而言，没有记忆的弟弟似乎比较没有负担，哥哥对于他只是残存的模糊身影，连轮廓也记不起，寻获哥哥也只是一种有意

无意的念头。亚当对想帮他寻找哥哥的丁说：“知道在这么多年后要去找回自己的哥哥，感觉好奇怪。我从没想过自己可以谈论这件事情，甚至只是去想这件事情……从某个角度来说，我还蛮高兴自己记不得任何他的事情。因为那样一来，我就不怕失望了”（236）。记忆是历史的基本构成，历史定位在抵抗失语和集体记忆的建构之间，但无论是记忆抑或历史，因其“无法改变”的本质，缅怀从来都是一种“痛苦的重归所属（re-memory）”⁶。

到了约翰和亚当的此生，也即是书中的“现在”——独立后的印尼和马来西亚。因某些因素受到阻断而分道扬镳的，无论国家抑或“爱”，皆可做类比。当约翰问他的养母：“妳可以再说一遍我弟弟的事给我听吗？”（156）养母因不想说而推拒，约翰把目光转到餐厅另一头的一对夫妇。那对夫妇正朝对方伸出双手，指尖轻拂指尖，几乎没什么接触，只是想确认对方还在那里，万一餐厅时空旋转的时候，他们还可以紧握住彼此的手不放开。这时的约翰，竟然希望餐厅会旋转得愈来愈快，他想看看那对夫妇会怎么做，因为他知道“他们并不会生死相随”（156）。这是一种自动投射的情绪反应，约翰想起自己和亚当是骨肉相连的兄弟，但人往往无法掌控命运的转向，到了命定时刻，他们还是被逼得分离。这好比历史中的印尼与马来西亚，随着两国各自独立，关系也一度从融和走向分裂。

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正式脱离英国独立。1963年，马来亚半岛连同英国海外领地的沙巴、砂拉越、新加坡组成马来西亚联合邦。马来西亚原定于1963年8月31日成立，这天恰好是马来亚独立以及英国赋予新加坡、沙巴和砂拉越自治权的纪念日。由于当时的印尼总统苏卡诺（Sukarno）提出反对，加上砂拉越人民联合党发动了多次抗争行动，延迟了马来西亚的成立。最后，马来西亚于1963年9月16日正式诞生。在马来西亚成立之初，1963年至1966年间，也即是此小说的故事背景，印尼苏卡诺政权采取“冲突政策”（Konfrontasi），不满马来西亚将婆罗洲（Borneo）及砂拉越（Sarawak）并入马来西亚联邦（Federation of Malaysia），挑战马国政府在该地区之合法性与正当性，使东南亚紧张情势升高。⁷

然而，政局随着苏卡诺总统于1967年垮台以后有所转变，新总统苏哈托（Suharto）逐渐与马来西亚和解，双方共同体认到将此一和解精神区域化的重要性。这样的历史演进，就像小说文末，法拉问约翰：“你想查出你弟弟后来怎么了么？”（339）约翰说：“不想……他已经成为过去，而我再也不想知道了”（340）。另一端的亚当也说：“你无法控制你的人生，你只能任凭人生牵着你走”（364）。当养父卡尔给亚当一张写着其哥哥在马来西亚此生家庭地址的纸片，亚当看了竟一点感觉都没有，接着把纸片塞进了口袋。

欧大旭的《没有地图的世界》，“爱”与其他原本互不相干，却被放在同一个语境中，被赋予联系。这样做的目的并不在于说明（那是评论者的工作），而是为了给熟悉之物（本体）增添陌生感和新鲜感，打破人们对它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展示出那些不为人注意的特征，从而引导出新的认知。在某些

情况下，文本中本体和喻体的关系，并不会那样清楚地点出来，两者之间可能保持着不确定的开放状态，任读者去想象和诠释。而由“爱”反向思考“历史”命题的叙事手法，也充分展现了欧大旭对东南亚历史叙事的创见与野心。

二、外族之爱

在《没有地图的世界》中，有一对外国恋人卡尔和玛格丽特，两人分开多年，直到卡尔被印尼军方逮捕，其养子亚当长途跋涉到雅加达向玛格丽特求助，两人的命运才又再次连接在一起。欧大旭藉助这一对外族恋人的口告诉读者，爱情与政治时局（或地方；或国家）一样，随时都在改变，对任何一方皆是。玛格丽特这样论爱情：“她相当了解爱情并不持久，它会随着时间改变，从你身边漂移开去，然后也许在你几乎全都遗忘的时候，又再回到你身边，而爱情的不持久，对其中一种性别的折磨并不会比另一种性别多；女人可以和男人一样用情不专、一样难以预测”（248）；卡尔则这样论峇里：“人会抛下事物或地方的说法并不是真的——其实是事物或地方会抛下我们……而且很快它就会变得面目全非，你会发现你游荡在一个你不再认识的地方”（325-326）。

当时的印尼正处于内战边缘，玛格丽特所居住的城市雅加达陷入政治混乱的局势中，各政治势力正在角力，无不想获取政治利益。玛格丽特的澳洲友人米克在谈论苏卡诺政权时也说：“反马来西亚这件事情正在把他一步步推向共产主义，这一点更是犯了美国政府的大忌。刚开始只是跟苏联政府眉来眼去，没想到印尼共产党很快地变成了他在车后座鱼水偷欢的对象，现在更是威胁他要明媒正娶，我并不确定那是他想要的”（116）。但是，“不结盟很容易被美国误解。美国只是在你加入了它所选择的一方时才会喜欢你，如果你不完全与其行动一致，你便会被认为是加入了苏联一方”（Gardner 128）。依照美国的冷战思维，民族主义、中立主义同共产主义并无多大差别。

在1964年印尼独立纪念日当天，受困于雅加达街头学生反马来西亚示威的游行队伍中，玛格丽特脑中竟然浮现少年时曾经读过的一本书，书里的一句话——我死定了。故事讲述一个女孩疯狂爱上一个二十岁的西班牙男孩，爱到失去自尊和理智，完全无法自己，所以“我死定了”就表示“已经没救了”。玛格丽特顿时觉得，政治时局就和书中所描述的爱情一样，让人没有选择的余地。

小说中有一个情节，特别让“爱”与“政治”作为本体和喻体的对比关系浮出台面。当玛格丽特为了救出被印尼士兵所捕的卡尔，答应美国大使馆比尔的任务，送一副画给印尼总统苏卡诺时，苏卡诺运用“爱”来叙述印尼和美国的关系：

曾有一个时间点，我们，该怎么说呢，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是发展得起来的。我们甚至可能彼此相爱。有一段时间，我们甚至以为我们的关系已经是那样的了。我们送给彼此很多礼物。我们当时比较年轻，也都比较愚昧。而现在，我认为那个时机已经过去了。（318）

在送画的过程中，小说也带出了印尼对于外国的态度转变。从总统府开始，玛格丽特忆起过去（印尼刚独立不久的几年）她首次看见总统府时无比震慑，最主要的原因是“这地方的气味；来自泥土和碎草的微弱芬芳，跟长年烹煮的油膩味交织在一块儿，形成了一种典型的亚洲香气”（308），然而现在总统府再次令她震慑，但“不是因为它的尺寸和气味，而是因为它传达出一种令人生畏的距离感”（308-309）。看到墙上苏卡诺的照片，玛格丽特也心想“在过去那些日子里，他还比较像个革命家，比较不像个冷酷的政治家”（310）。当玛格丽特真正面对苏卡诺总统，更是“感受不到一点他过去那令人目眩的年轻朝气”（315）。以上迹象都证明了印尼日渐走向排外与封闭。

当玛格丽特终于找到卡尔以后，他们带同亚当一块离开雅加达，到鲜少有人造访的外岛展开新生活。从故事最后的情节铺排可引伸几个可能性，或许当那些外国殖民势力真正走出印尼这个国家，印尼才有自主权？又或者，当地图没有了界限，则和平才会降临？

所以欧大旭可以合理地无需交代“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事”，其背后的因素又如何如何。而正是这一种替代、转换的策略，把本体交给喻体负责，让小说回归其虚构性。“爱”在《没有地图的世界》中，是作为历史位移的一种机制，也是一种叙事方式。绕过历史，位移向抒情诗歌，在情意绵绵的后面，却有历史山河。

三、领养之爱

约翰生于印尼，被生母遗弃在一间位于裴度岛的孤儿院，之后被一对来自马来西亚的夫妇领养，从此定居吉隆坡。约翰养父母在小说中嫌少登场，连名字也并未让读者知道。唯一的讯息是，约翰的养母对约翰很好，但约翰的养父却不甚疼爱约翰。约翰对养父说“你从来没爱过我。你打从一开始就不想要我，对吧，爹地？”（246）

养父把约翰看成是“非我族类”，对于谣言指约翰每晚在城里开车到处跑、出入非正经场所、抽烟喝酒的行为，养父说“他是个野孩子”，“这一类的孩子”，“这么说好了，就是你的出身背景。说真的，一切都归因到基因。大家都知道印尼人是野性的族类。他们跟我们并不真正相同”（245-246）。“我们”是正常的、合理的，然后把印尼人想象为与“我们”不同的“他者”，是野蛮的、不文明的，这也就或隐含或显露地展示“我们”对于“他者”的一种歧视、压迫和边缘化的态度。

与约翰不同的是，亚当与其养父卡尔的关系良好。纵然卡尔是荷兰人（殖民者），却是扮演着与他所属的“种族”群体以外的一个角色，正如卡尔经常对亚当说的：“我跟这里的其他人一模一样”（52），他代表的是“同文同种的人”、印尼人的身份。他不是把与自己不同的“种族”塑造成他者，而是尝试创造一个“种族”之间的联系。因此，这样一个在“本族”和“外族”之间

建构新的情感和观念者，却是另一把声音。

欧大旭刻画了各不同种族肤色的人与他们相互的关系，正好作为某种喻体思索一幅被层层分隔界域的地图，是否怀拥平等关系的可能？或许那个终点，也既是“没有地图的世界”的理想蓝图。

四、孤儿之爱

在《没有地图的世界》中，亚当不晓得自己的生父、生母是谁，和哥哥也是在幼儿时期就分开了，是血缘上的孤儿。祖拜姐则是一个怀拥马克思主义为印尼未来而革命的年轻大学生，用其名字中的“祖”（Z）命名他们的革命杂志，因为Z“茕茕独立于字母表的尾端，寂寞、生命中无所展望、被其他字母所抛弃。它是字母表里的孤儿——”（175）换句话说，她是意识形态的孤儿。

对于孤儿，文中有一番独特的见解：

“如果你是孤儿，你是不可能找到真正的快乐的。”

“那不是真的。孤儿是唯一能够自由追寻自身快乐的人；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历史，于是他们就自行创造。”

“可是，Z，那只是假象。他们的生命是由跟他们完全无关的人来决定的一一完全的陌生人主宰了他们的未来。他们不附属于任何事物，他们在黑暗中跌跌撞撞，直到某天发生了一些事情，让他们踏上不同的、随机的路途。我可不认为那是自由。”

“但我们不也都是这样吗？”（174-175）

祖拜姐在人们议论亚当作为一个血缘上的孤儿有没有快乐的可能时，提出了“他们”（革命者）不也是孤儿吗？这样的默契与了解，促成两人无需经过多少时间的情感酝酿，见过三次面两人就陷入爱河了。或许他们的“爱”与“结合”，也隐喻着意识形态上的孤儿其实与血缘上的孤儿没有差别，他们同样没有历史。毕竟，革命立场使他们坚决要和过去切断关系，“人得要活在当下”（22）。对于这族群而言，无疑是生存于一个只有横向关系而没有纵向关系的世界中。

最后，虽然祖拜姐非常舍不得亚当，但她依然让亚当跟着卡尔和玛格丽特离开，因为就算亚当选择留在雅加达，“你要做什么？你要住哪里？如果几年后你还想回来，到时候我会在那里等你。应该会吧”（365）。他们都是无根的人，没有一个真正的落脚之地，也不知道该何去何从，未来是没有定数的。于是，只能随波逐流地跟着时局走向来移动，不能为自己的爱或命运争取什么。

以此看来，欧大旭并无意书写一部“寻根小说”，而是“反思文学”——“反思生命与爱”（162），演示了那个时代一群没有历史的族类，他们无根的存在。有趣的是，“没有地图的世界”在这隐喻着一群迷失的人尚且没有地图在手，无根所归、漂泊无依的状况，又与前几节本文所推测的含义有所不同。足见小说标题《没有地图的世界》蕴含了多种可能性，也可谓是一种喻体。

结语

一般常见的“历史小说”，多半由单一身份的族群作为观点叙事，反映社会在与时代互动下所产生的面向。这个现象主要根源于个人在历史、社会的歧义性，因此作家一般只好将自己所关注的面向或熟悉的部份，个别取材，藉以反映整体社会。因此，在欧大旭对于不在地者书写历史的可靠性表示怀疑的同时，他却能仗着其东南亚出生与成长、欧美国国家留学与工作，这两种不同的经验，东西两方的社会语境彼此辩证与互补的情况下，让他的叙述更具世界观。

在月光下，那一整片珊瑚就像是一个未知世界的幽影地图，那个世界没有固定的边界，里面的国家不断变形。当他游得更深远，超出了海水呈现黑色的浅水区，他看见了团团萤火，他心想，也许这些是珍珠或是海洋生物，也许或是来自天空的光线不可思议的折射。（153）

换句话说，“没有地图的世界”堪称是欧大旭的写作目的，一种“超越国界”的企图心。因为正如萨伊德（Said, 1935-2003）所言，小说不仅参与，而且还实际上成为缓慢细微的政治过程之一部份，此过程足以强化甚至促进人们对某事某物的认知和态度。⁸ 欧大旭透过他的小说，无疑是参与了这段历史与家国的建构或再建构。

注解【Notes】

1. 诚品网络编辑群：“我一直透过小说来思考“认同”为何：专访《没有地图的世界》欧大旭”，台北：诚品站（2012年2月13日）。
2. 李有成：“冷战岁月——欧大旭与其《没有地图的世界》”，收录于欧大旭，《没有地图的世界》12。
3. 参见刘勰：“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斯乃旧章之懿绩，才情之嘉会也。夫隐之为体，义生文外，秘响旁通，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渚之韞珠玉也”，《文心雕龙注》54-55。
4. 参见“华裔作家欧大旭——台北书展谈创作中的身份认同”，《第十九届台北国际书展》，台北：华文出版与影视平台（2012年2月2日）。
5. 本文引用的作品内容均出自欧大旭：《没有地图的世界》，赖肇欣译（台北：联经出版社，2012年）。本文引用时随文注明出处页码，以下不再一一说明。
6. 这是霍米·巴巴在《文化定位》中的一段话：“缅怀从来就不只是一种内省或回顾的行为，它是个痛苦的重归所属（re-memory），拼凑被支解割裂的过去，了解当前创伤的行为。”；朱立立《身份认同与华文文学研究》中引述了这段文字，并指出：“属性受制于历史、文化与权力的运作或操纵，因此不是固有的本质，而是形成的，它具有双轴性，一轴是类同与

延续，另一轴为差异与断裂。”(119-120)。

7. 参见李琼莉：“东协区域冲突管理机制与角色探讨”，《台湾东南亚学刊》2(2010):3-20。

8. 参见萨伊德：“导论”，《文化与帝国主义》1-29。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刘勰：《文心雕龙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

[Liu, Xie.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Shanghai: Shangwu Publishing Company, 1937.]

Gardner, Paul F. *Shared Hopes, Separate Fear: Fifty Years of U.S.-Indonesian Relations*,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7.

欧大旭：《没有地图的世界》。台北：联经出版社，2012年。

[Aw, Tash. *Map of the Invisible World*. Taipei: Lianjing Publishing House, 2012.]

萨伊德：《文化与帝国主义》，蔡源林译。台北：文绪文化，2001年。

[Said, Edward W.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Trans. Cai Yuanlin. Taipei: Wenxu Culture, 2001.]

朱立立：《身份认同与华文文学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

[Zhu, Li-li. *Study of Identity and Chinese Literature*. Shanghai: Sanlian Book Company, 2008.]

责任编辑：郑红霞